

## 好好照顧我的花

我擦著頭髮走進房間，告訴妹妹可以換她洗了，她應好。

「喔然後姊啊，我可能，要交男友了誼。」

我看向妹，我知道她喜歡班上的男孩已經一年多了，前陣子鼓起勇氣向男孩告白，當著男孩的面說出喜歡。我知道她勇敢，也知道她什麼都還沒經歷過。男孩沒有妹的勇氣，在妹妹講完後拖到了今日，想來也該有兩三個月了才作出反應。

「怎樣？他說他也喜歡你？」

「喔，對啊，他說其實他早就想跟我講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就我們同班嘛，而且你也知道，我們班女生那麼多，她們超八卦的誼。而且他還說，其實我跟他告白的時候他就說他也是了，不過你記得我跟你講的吧，我的告白其實沒有要他回答啊，我只是想告訴他而已，所以我講完自己就跑掉了。現在想想超好笑的啦。」

我在心裡冷笑，三個月後才找到機會，人生哪來這麼多時間給你浪費。我注意到妹的口氣說得像是沒什麼大不了，表情也像是沒什麼大不了，她拿著手機起身，站在梳妝檯前，一手隨意地拂過那些我們共用的化妝品，漫不經心地挑選。我猜自己五年前，十七歲，交到了第一個男友時，也曾經擺出類似的姿態，那種「我很成熟，交個男友不算什麼，我還能控制自己，還沒交出整顆心」的姿態。她抽出化妝棉、倒入卸妝水，擦拭過全臉後再丟進垃圾桶。我們蒐集那些瓶瓶罐罐已經行之有年，我記得當時她還只有小學五年級，有天我跟她借剪刀，拉開抽屜發現竟然有數片面膜，一問之下才驚覺小我五歲的妹妹竟然悄悄地比我早開始發展出愛美意識。

「既然班上女生很八卦，為什麼他現在就敢告訴你了？」我小心翼翼地控制著聲音裡的不屑與憤怒。妹妹告訴我：「喔因為他在手機上面說。」

請問，在今天以他的手機是失能了嗎？

「那快在一起是什麼意思？今天怎麼了幹嘛不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他在堅持什麼，他說他想要補一個浪漫的告白給我。」

我不明白其中的意義，但相當清楚，妹早已經誠摯地把自己的心剖在男孩面前，而那男孩站在最安全的位置卻用最便利的方式回應，我想妹不曾注意到兩人關係中的失衡，可顯然這已經不太重要。於是我隨口應付幾句後便要她快去洗澡，叮嚀著不要把手機拿進浴室，而她反駁說想在泡澡時聽音樂。

「我說，放外面。」

她嘟囔著一些什麼，點開通訊軟體快速地打字，來回傳送過後才甘心放下手機。我知道她喜歡泡澡，並會隨心情加入精油或者沐浴劑，任何美容、美體有關的事物她都喜歡，全家只有她的興趣是逛化妝品原料行；我也知道，在她上了高

中後，把手機帶進浴室不再只是為了聽音樂，而是為了及時回覆朋友的訊息。我總告誡她，就像人不是買了保險就可以無視交通號誌，手機也不是因為防水就可以整天放在水邊，她幾次沒好氣地反問我那手機做成防水幹嘛，馬有失蹄，我這樣告訴她，有備無患懂不懂啊蠢才。

妹很聽話，家裡長輩們總笑話我與妹像是灰姑娘與壞姊姊，我們的日常是我把她從三樓喚到一樓客廳，只因為懶得走到隔壁廚房倒水；要她幫我把我忘在臺中的鑰匙、錢包、手機、衣服一一寄到宿舍；她替我用剪刀把指甲修成弧度完美的橢圓形，幫我剪瀏海，找我永遠洗完澡後就消失的眼鏡。我知道我對她百般欺凌，但聽到大人的灰姑娘比喻依舊常是不以為然地聳肩：「壞姊姊長得比灰姑娘還漂亮，這樣故事可能演不下去喔？」大人們會哈哈大笑，說我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當然是。

妹的個子比矮我十公分，體重卻與我差不多，她其實不胖，但我很瘦；同時她天生牙齒沒長好，門牙成斜面，俗稱暴牙；青春期以後，兩頰上突然冒出許多痘痘。母親偶爾會擔憂地說：「妹妹從小在又高又瘦的姊姊旁邊，會不會很自卑，覺得自己是醜小鴨？」「才不會。」我信誓旦旦地告訴母親：「醜小鴨的意思是有一天會變成天鵝，她喔，我看很難。」講完會看見母親沒好氣的白眼。我知道自己嘴壞，可我更知道，妹確實不在乎。事實上，她真的像灰姑娘，我可以感受到許多，像是當有人提出要求，她便理所當然地達成要求；像是她喜歡保養，喜歡化妝，都與我無關，我不曾從她身上感受過絲毫嫉妒，她愛美是因為如此使她快樂，我沒有告訴大人們，這才是她的美麗之處。

妹今年十七歲了，快要十八。我大約就是在這樣的年紀裡開始我的初戀。我與浩天從認識到交往平凡得跟所有高中情侶一樣。我們約會時看電影，逛夜市，吃臭豆腐，偶爾鬧脾氣然後合好，當時是手機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許多晚上是躲在棉被裡來回傳著簡訊。我仍記得，當時電信公司推出活動，只要同公司便享有一支門號通話免費的優惠，可我的號碼是用母親的名字辦的，幾次掙扎，總算是漲紅著臉，向母親提出請求。當時我與母親一同到了門市，告訴店員我們要登記這項優惠，母親寫著資料時一邊與店員聊天：「這隻號碼是我女兒的男朋友的喔。」母親的語氣帶著一種成熟的、大人般的促狹，她與店員笑著交換某種毫不掩飾的眼神，一旁的我什麼也沒說，感到難堪與羞辱。

事情發生在考大學的那個冬天，母親在台東工作，我與妹每逢寒暑假便搭火車去她。過沒幾天成績就要公佈了，優秀的他考完學測就知道自己成績不錯，隔著電話我分享他的喜悅，心裡念茲在茲的卻是三天後的情人節。與他一起時我總是盡力地維持姿態，或許因為臉皮薄，或許因為莫名的不甘，總之我常是嘴硬，動不動就把要分手當成朋友間的笑話講，彷彿多講幾次，就真的能不在乎。現在想來，承認在乎又怎麼呢？但即使當時的我如此不討喜，說到底還是好好地想過

個節，情人節的我們在不同城市，左思右想後我買了巧克力磚、食譜、果醬與其他容器，在母親公寓裡的狹小廚房手忙腳亂，妹妹在一旁給我打雜，阻止我直接用鍋子加熱巧克力，看我小心翼翼的把果醬倒入模型，做成夾心巧克力，我們挑了三種口味，草莓、藍莓、柳丁，妹妹一直不解我堅持選草莓果醬的理由，她說她覺得那味道聞起來很人工，我沒告訴她的是，草莓是他最喜歡的口味。情人節前一天成績公佈，浩天果不其然地拿下了滿分，而那天妹陪著我早起，把前晚完成的巧克力放進保冷袋，附上卡片，全帶到便利商店。我一邊暗自擔心運送途中發生碰撞把包裹給壓壞，或是保冷袋沒用巧克力在裡頭化了，一邊與店員再三地確認 14 號一定會寄到。當晚我與他通電話時什麼也沒說，他滿心歡喜的說他考了滿級分，學校說會有記者來採訪他，我被他的興奮逗的哈哈大笑。

而情人節當天，什麼也沒發生。我有些疑惑，難道包裹送丟了？他出門還沒回家？還是其實男生壓根本不屑手工巧克力？我告訴自己，要是包裹送達以前先開口詢問就是破壞驚喜，於是忍著忍著到了晚上，十一點了，已經超過平常我們約好通電話的時間，我總算還是打了電話。電話那頭很吵，我問浩天他在哪，他說他聽不到。我大吼著你到家了嗎？他說今天他住朋友家，他們在開慶祝會，我說好，玩得愉快，笑了兩聲然後掛掉電話。一個小時後，情人節結束了。

事情便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他在大考中拿下滿分，狂喜過後，他父母逼著他填進醫學院。他與他父母開始冷戰或者大吵，進入大學以後，他一頭栽進攝影與網球，他的親子關係陷入長達幾年的僵局。而我們在交往了三年左右時分手，各自冷靜且平淡地離開對方的生活。

母親知道後總是在我耳邊叨念，說我個性不饒人，說我嘴壞苛薄，我知道她過去對浩天非常滿意。我為此與母親吵過許多次架，而妹如同以往在一旁靜靜地看著，直到某次才對我說，她其實從沒欣賞過浩天，我有些詫異，但也明白她有她的溫柔。從小父親不在家工作，到了我十六歲時，母親也離開台中，我與妹妹住進外婆家，偶爾性格傳統且保守的外婆會抱怨起母親，說她從結婚就放任丈夫獨自在外頭工作，現在甚至還丟著小孩不管，耐不住時我會為母親抱不平而與外婆發生爭執，外婆會要我不要跟母親一樣不孝，而妹妹總是不說話。她在我們爭吵時安靜待著，在我氣到大哭時遞上衛生紙然後悄悄離開，我與外婆都愛面子，每次吵完總硬撐著不肯說話，卻又要裝得沒事，於是此時妹便真當成沒事，吃飯時這頭幫我夾菜，那兒稱讚外婆廚藝了得。如今我到了臺北，剩她一人聽外婆嘮叨，外公重聽，而且膝關節退化日漸嚴重，我偶爾會在宿舍中，作起外婆從高處跌下，而外公聽不到求救的噩夢，於是打電話回家，向妹妹問起近況，她聊起校園生活在我聽來也是叨叨絮絮，關於外公外婆她則常說：「他們就是那樣。」我不為什麼，便莫名地安心下來。

家裡多是敢於說愛的人們，當母親，或者外公外婆對我們姐妹兩人說起一些

「最愛你們」的句型時，我會糾正他們：「更愛我一點吧？我更可愛一點吧？最愛的只有我才對吧？」我明白自己的無聊，而母親永遠是冷漠地拒絕：「都一樣愛，絕不偏心。」以至於後來我甚至悄悄賭氣而受傷，忿忿想著就說一次最愛我到底會怎樣，難道我還會當真？於是常以為家中最願意哄我的人是外公，每次他拗不過我只能哭笑不得地拍著我手：「是啦是啦，爺爺最愛你啦。」而妹妹，總是在一旁隨著我鬧，我感受到她不曾因為外公的隨口應和而受傷，卻也懷疑她會因母親的公正而竊喜。過去我總是疑惑她為何可以活得如此坦然，在我長久的欺侮之下依然健康茁壯，如今才終於承認這就是善良，全世界最理解我的幼稚與自尊的人或許便是小我五歲的她：包容我佔那些無所謂的口頭便宜，卻從不收回對我的愛與信任。

我好奇那個男孩，那個將要在她的青春的刻上身影的男孩，是否真會有懂得我妹的一天。我憎恨地想起他總會離開，如同至今我已不再承認浩天是我的朋友，卻也不知不覺和他保持了每半年左右見一次面的交情，見面時，偶爾想著我們的關係該怎麼定義呢？無可否認，在我的生命史中曾經有過以他為名的漫漫時光，那樣地放下自己去換取期盼，可如今卻什麼都不是，這樣的關係叫做什麼呢？見面時他依舊談笑風生，我聽了並且笑著，跟著分享生活裡的一些什麼，換他笑完，再答應些什麼，一來一往像是技術精湛的桌球選手，然後我們告別，各自維持著從容的姿態彷彿真實的樣貌便是如此。

上一次聯絡時，浩天告訴我他已經休學了半年，休學前他認為在真正進入醫院實習、成為醫生以前，至少要把想做的事全都做完，於是給了自己一年的假期，然而真的休學後，卻發現似乎沒有自己預期得那樣開心。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生命總是在希望與失望兼不斷循環，試圖安慰他的同時我亦發覺，原來我在與不在他的生活裡，那些快樂與不快樂都與我無關，過去他因為活在困境裡悲傷，在我離開以後，那些困境一樣環繞著他，原來當時，我自以為能分擔的那些都不過是一廂情願。人本來便只有自己，我想起自己當時的天真，對於那樣笨拙的感情卻無法感到厭惡，只輕輕地悲傷，悲傷那樣的自己如今已然離去。

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理解妹妹的善良與溫柔，甚至於曾經嫉妒她的乾淨，而如今看著她也即將踏入旅程，我想著純真的她在未來，是否會有與我一般惋惜且懷念著自己的一天，我痛恨將要給她那些經歷的男孩或男人，她的純潔與含苞待放，全世界沒有人比我更加明白，我清楚她才剛走過一小段人生，如今擁有最珍貴的，正是將要綻放的青春。可我是灰姑娘的壞姊姊，我只想將那個男孩從她心門推開，想學小王子拿玻璃罩住他的玫瑰那般守著我妹的無知。全家妹只敢告訴我她與男孩的瑣碎故事，他們如何深夜談心，如何被朋友揶揄，如何一同在放學時，躲開同學去巷口合吃一碗牛肉麵。

而我只能悲傷且慎重地保管著這些故事，等有朝一日，等她想念起那個拙劣

卻又單純的自己時，告訴她，是的，都在這裡。